

## 致安 · 格 ·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\*

费奥多尔 · 陀思妥耶夫斯基

1867-05

(1867 年 5 月 6 日，霍姆堡)

你好，我的天使阿尼娅，再给你写几行，通报每天的信息。现在我每天早上都给你写信，这已成了我的一种需要，因为我每分钟都在想你。我整夜都梦见你，你想象一下，还梦见我的侄女玛莎（费佳的妹妹）。我和她在梦中和解了，我非常满意。现在我来谈正事吧。

昨天很冷，甚至还下了雨；我整天都感到乏力，心绪不佳，几乎站不住，幸好在火车上马马虎虎睡了两个钟头。昨天一整天总想睡觉。这里在赌博，我无法摆脱它；你可以想象得出，我有多兴奋。你想象一下，我早上就开始赌，午饭前已输掉了十六个金币，只剩下十二个金币和数个塔勒。午饭后我又去赌了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614130100/https://paste.ubuntu.com/p/8jFsMQF9s6/>

，要求自己极端理智慎重，感谢上帝，我赢回了输掉的全部十六个金币，而且除此之外，还赢了一百个盾。我本来可以赢上它三百个盾的，因为它们已经在我手中，但我冒了一下险，又输掉了。阿尼娅，我的最终观察结果是这样：如果能做到非常理智，即做到如同大理石像似的冷静，非凡的谨慎，那就一定毫无疑问地想赢多少就赢多少。但是必须赌上许多时间，许多天，如果不走运的话就满足于小赢，适可而止，不要强求得手的机会。这里有一个犹太佬，他已赌了好几天，他极其冷静、精明，非凡的精明（别人把他指给我看过），做庄家的已开始害怕他了，他在这里捞钱，每天至少要拿走一千个盾。

总而言之，我一定会做出超乎凡人的努力，要做到非常理智。另一方面，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待上好几天。

毫不夸大地说，阿尼娅，我非常讨厌、非常厌恶这一切，以至我真的会自己跑掉，而当我一想到你，那就会全身心向你飞去。哎呀，阿尼娅，我需要你，我感觉到了这一点！一想到你那明朗的微笑，想起

跟你在一起时那股自然流入心房的欢乐暖流，就会无可阻挡地要到你身边去。阿尼娅，你通常看到的我是一个忧郁寡欢和十分任性的人，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，遭命运摧残和糟蹋的我一向是这样的人，但我内心里却是另一个样子，请相信，请相信！

然而像这里的这种不花本钱发财的做法（也并非完全不花本钱，付出的代价是痛苦），它确实具有某种刺激性和麻醉性，一想到为了什么需要钱，一想到那些债务和那些除我以外需要钱的人，就会觉得不能离开。但我也想象到我的痛苦，如果我赌输了而且什么也做不成时的痛苦：我会平白无故地忍受许多污言秽语，而且在离开时比来到时更加穷困。阿尼娅，请答应我在任何时候你也不把这些信给任何人看。我不想让任何人议论我的这种卑劣的状况，“诗人就是诗人”。

拥抱你，阿尼娅，我亲爱的。也许今天我会收到你的信，我唯一的朋友。明天见。明天我一定给你写信。我无论如何不会在此地久留。

昨天夜晚我让人把壁炉生上火，火炉尽冒烟，我被炭气熏昏。一夜我睡得死死的，尽管头在痛。今天我十分健康。阳光灿烂，天气晴朗。

再见，令我欢乐的人儿。

永远是你的

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又及：如果由于什么原因在哪一天没收到我的信，你也别担心：过上一天就会收到。但我认为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

(1867年5月9日，霍姆堡)

我亲爱的天使：

昨天我感受到一种可怕的折磨：写好了给你的信以后我去邮局，他们齐声回答我说没有你寄来的信。我不信，我双腿发软。天晓得我脑里想到了什么。

我向你发誓，我从未经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和恐惧。我脑里老是浮现出一个想法：你病了，快要死了。我在花园里来回走了近一个钟头，全身哆嗦；最后我去了赌场，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。我失魂落魄，双手颤抖，不知怎的就在输钱的时候我也几乎是高兴的，口中说着：随它去，随它去。终于我输得一精二光（当时我甚至没有惊讶），我在公园里游荡了约莫两个钟头，天晓得我走到了什么地方。我知道自己完全束手无策。我决定了，如果明天，即今天，收不到你的来信，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去。但带什么回去呢？于是我又往回走，把表当掉（就是我在去邮局的路上刚赎回的那一块表），还是当给我前天把表当给他的那个人。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：可不是嘛，实际上你在礼拜一之前是不可能给我写信和寄信的。礼拜六你收到了我的头一封信，当即在邮局给我写了回信，然后在礼拜六你就不再写信了，因为早上你已在邮局给我写过回信（两张小纸片）。因此你在礼拜天就没有给我寄信；而在礼拜天你收到了我的（第二封）信之后，当天就给我写回信，因此这信只能在礼拜一发出，这样礼拜二之前（即早于今天）我不可能收到。这一切我终于弄清楚了，不知你信还是不信，——

我好像是死而复活了。现在我在给你写信，全身在发抖。假使我算错了，今天收不到你的信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愿上帝保佑！现在我急于上邮局。阿尼亚，亲爱的，对我来说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如此难受？须知我从来还没有像昨天，在那可怕的时刻那么难受过、那么害怕过！不，阿尼亚，只有爱得强烈，才会有这种感受！天哪，如果今天还收不到信，那又怎么办？我急于写完这封信，马上就跑到邮局去。如果又没有你的信，我会怎样呢？应该回去，但是没有钱。连当表所得的钱也差不多输完了，我现在一共才有二十五个盾，要付旅馆费，要付路费，天哪！昨天那种恐惧感现在几乎又在我心中出现了。

如果你没有病，一切都正常，那么，我的朋友，你一收到这封信就赶快帮我办事。请你听我说：赌博已经结束，我想赶快回去；你一收到这封信马上寄二十块金币给我。赶快寄，就在当天，立刻就寄，如果可能的话。别耽搁片刻，这是我对你的最大请求。首先，得把表赎回（不能为了六十五个盾把表丢了）；其次，要付旅馆费，然后是路费，剩余的钱我一定全部带回。你别担心，现在我不会再赌了，而主要的

是你赶快把钱寄来。明天或者后天旅馆里将给我送来账单，如果收不到你寄来的钱，我就得去向老板道歉，而他则可能去找警察，所以请你让我摆脱这种折磨，快点儿把钱寄来。这一切你都要自己一个人去做，别对女房东说，就是说别同她商量；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们的事。这事情很容易办理：你到一个较好的银行家那儿去，到他的办事处去（关于银行家你可以在邮局向发信的职员咨询一下），到了银行家的办事处后，你把二十块金币交给他，问他：他们能否马上将钱寄到霍姆堡去（把地址详细些告诉他），寄给某某人，即寄给我，Poste restante。（当然，他们是能够办到的。）然后他们收下你的钱，当然要扣除佣金，给你一张此地的即霍姆堡的某个银行家的票据（你别担心，他们知道该把票据给哪个银行家，到处都有他们的银行家通讯员）。你把这张票据装入寄给我的信中，封好，送到邮局，说明这是寄钱的信，加以保险，就这么办。而我在这里收到你的信后，就去银行家那儿，他按这张票据给我钱。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交给银行家的地址要写确切，是霍姆堡，而不是汉堡，把地址写在纸上。我在焦急地等待，

一收到钱，我马上就回去。
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剩下的钱很少了，但你别抱怨，别沮丧，也别责备我。至于我呢，有关我们的钱的事我几乎是全不担心的：我们将剩下二十块金币，人们还会寄来二十块。我一回到德累斯顿，马上就给卡特科夫写信，请求他给我寄五百卢布到德累斯顿。当然，他将紧皱眉头，但钱是会给我的。他既然已经给了那么多（三千卢布），这次他就不会拒绝了。再说他几乎是不能拒绝的，因为我没有钱又怎么完成作品？当然这很不好，但须知这钱总共才顶得上二十三个印张，而我是会为他挣钱的呀！在等候他的回音期间，我们就待在德累斯顿，回音不会早于一个月来。我的天使，我让你十分苦闷地待在德累斯顿，我为你感到难过。我倒是可以坐下来写一篇评论别林斯基的文章，在等待卡特科夫的回音期间就可以把它写好。然后我们去瑞士，并尽快开始工作。我的天使，可能这样反而会更好一些：赌博这种该死的念头——这种癖好现在将会一下子从我身上消失。现在我又要像前年（在写《罪与罚》之前）一样，以劳动来获得成功。将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，但我担心的是你会感到无聊。我只是为你，为你担心。我的小鸽子，我们最



好快一些见面。请你别为这封混乱的信生气；我在竭尽全力快速写信，以求早些在邮局得知我的命运如何，也就是有没有你的来信？我现在甚至全身在发抖。如果能收到你的信，我就会是幸福的。拥抱你，我的朋友，别痛苦，别悲伤，别为我感到不安；只要今天能收到你的信，我就幸福。再见，见面在即，拥抱你，别苦恼，别悲伤。再说从实质上看这也根本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事，每个人，甚至是最幸福的人，在生活中常常遇到挫折，还不止是这样的挫折呢！我呢，我花这些钱买了一个宝：摒弃了一个愚蠢的念头。也许，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还算便宜的。是啊，听命运安排吧！紧紧拥抱你，无数次地亲吻你。

你的丈夫，全身心属于你的，崇拜你的  
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又及：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赶快把钱寄来。但愿能早些离开这个地方！寄钱的地址是：Poster estante.

又及：我把你折磨透了，我的天使

(1867年5月12日，霍姆堡)

阿尼娅，亲爱的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妻子，请原谅我，别叫我卑鄙家伙！我犯了罪，我把你寄给我的钱全部输光了，全部，一个子儿也没剩。我是在昨天收到钱的，昨天就全部输掉了。阿尼娅，我现在有什么脸见你呢？你现在关于我会说些什么呢？有一点，只有一点使我心惊胆战：你会说什么？关于我你会怎么想？只有你的裁判最使我感到恐惧！你现在能尊敬我吗？你还会尊敬我吗？没有尊敬的爱情算什么？须知我们的全部婚姻生活会因此而动摇。啊，我的朋友，请你别给我做最终的判决吧！我痛恨赌博，不仅是现在，就是在昨天、前天我也痛恨它，我诅咒它。昨天收到钱后我换成筹码去赌，我去时心里想：哪怕稍许赢一些回来也好，哪怕使我们的钱稍许有所增加也好。我非常相信我会稍许赢一些的。起初我输得并不多，但输了以后就想把输掉的赢回来，输得更多了，就不由自主地要赌下去了，想要赢回来，至少赢一个路费回来，结果呢，输了个精光。阿尼娅，我并不求你

怜悯我，要是你不留情面倒会更好一些，但我非常害怕你的审判。为自己我倒并不担心。恰恰相反，现在，现在在受到了这次教训之后，我对自己的前途却突然变得十分放心了。现在只有工作和劳动，工作和劳动，我一定会证明我是有所作为的！我不知道，以后的情况将怎样处理，但是现在卡特科夫是不会拒绝的。而今后的一切，我想，将取决于我的劳动的价值。劳动成果好，钱也就有了。如果事情只涉及我一个人，我现在就连想也不会去想，一笑置之，挥下手一走了事，但是须知你是不可能不对我的作为说出自己的见解的，正是这一点使我惶惑不安，使我苦恼。阿尼娅，但愿我能不失去你的爱！我们的处境本已十分糟糕，我还花钱来到霍姆堡，又输掉了一千多法郎，差不多是三百五十卢布！这简直是犯罪！

但我不是由于轻率、贪婪，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把钱挥霍殆尽的。我有另外一些目的！不过，现在又有什么能为自己辩解的！现在要快一点回到你身边。赶快立刻寄路费来，即使是最后的一些钱也要寄来。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，我不愿困在这个地方。我要回到你身边，快点回到你身边，拥抱你。你也一定

会拥抱和亲吻我的，不是吗？唉！如果不是这寒冷而又潮湿的糟糕天气，我至少昨天就到了法兰克福！什么事也就没有了，我也就不会去赌博了！但是天气是那么坏，我又牙疼，咳嗽，不可能动身，不能穿一件薄大衣坐一整夜火车。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这干脆是冒生病的危险。但现在我顾不上这些了。收到这封信后立刻给我寄十块金币。（完全像上次一样，寄一张 Robert Thore 票据那样，完全不需寄金币，就像上次一样寄 Anweisung。总之，完全和上次一样。）十块金币，即九十多个盾，只要能付清账款和买一张火车票就行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我礼拜天能收到钱，当天我就到法兰克福，在那里买一张 Schnell-Zug，礼拜一我就在你身边了。

我的天使，请你别随便以为我会把这些钱也输掉。别这么难堪地委屈我！别把我想得这么卑劣。要知道我也是一个！要知道我身上总还有一点儿人味。别由于不信任我而想人非非，自己跑来找我。这样不信任——不相信我会回去——真会使我痛不欲生。我向你保证，我马上回去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风雨无阻

。拥抱你，亲吻你。你现在在想念我吧？唉！如果我能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看到你，那有多好啊！

你的

又及：我的天使，你别为我担心！我再重复说一遍，如果我是独自一人，我就会一笑置之，毫不在意。你，只有你的评判最使我感到痛苦！而我呢，我可真把你折磨坏了！再见！

又及：唉！要能快一点到你身边，快一点和你在一起就好啦，我们在一起总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来的。

（1867年9月24日，萨克逊·勒·贝恩）

阿尼娅，亲爱的，我连畜生都不如！昨天晚上我净赢了一千三百法郎，今天——一个戈比也没有了。完了！一切都输光了，这一切都是由于贝恩旅馆的

坏蛋仆役没有按我的要求把我叫醒，以便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。我睡过了时间，睡到了十一点半钟。毫无办法，只好搭乘五点钟的车了。两点钟我去赌场，把一切都输光了，只剩下了十四法郎——刚够乘火车回家。五点钟我上火车站，那里声称不能直达日内瓦，得在洛桑过夜。真没想到！而我一共只有十四法郎。我拿了一枚戒指，找到了典当的地方，他们答应了在八点钟给钱，但只能给十法郎。现在我转到另一个店主奥尔萨先生那儿（家庭式小旅馆）过夜。我想在明天早上五点钟出发，十一点钟就到日内瓦了。如果我到不了，那就是有什么事把我耽搁了。我发这封信只是以防万一，因为我可能比信要早一些到。我身体挺好。阿尼，命运在追击我们。你那封可爱的信我已经及时收到了。你是我的心肝，你是我的欢乐！你别想我的事，你别烦恼！你骂我这个畜生吧，但却要爱我。我发疯般地爱你，现在我感到你对我是多么珍贵。

再见，很快就见面了。

费 · 陀思妥耶夫斯基